

流年记

重回所城里

张善文

前几天,天清气朗,惠风和畅。我们兄弟姊妹一行9人齐聚在所城宣化门外,准备结伴去所城里仔细游览一番。故地重游,别有一种情怀涌上心间。所城是我们的先祖600多年前驰骋疆场、守土御边、建功立业之地,也是我们张氏家族居住了几百年的故园。

走进西门,修缮后的所城里两侧房屋整旧如新,幽雅古风扑面而来。游走其间,仿佛能品味到数百年的历史底蕴;流连忘返,似乎能跨越时空,与先祖们亲切交谈。沿街的房屋青砖黛瓦,典雅祥和,十二条古街小巷环绕其间,恰似阡陌纵横,宁静而深远;又如曲径通幽,峰回路转,颇有“山重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我们推着95岁高龄的姐夫和89岁姐姐的轮椅,旁边还有84岁的二哥相伴,蹒跚行进在所城大街的青石板路上。两旁茶肆酒楼门边悬挂着的红灯笼随风摇曳着,像在招手迎接我们的到来。大家边走边指点辨认,张春铎的老宅、旧时的粮站、刘俊文和花月兰的旧居、所城居委会和所城童鞋厂原址,及所城大街57号纺绳厂旧址等等,无不熟悉又亲切。纺绳厂的厂长刘文英是革命先烈张黎(张文曦)的遗孀。她为人慈祥和蔼,平易近人,举止娴雅却行事低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当年她响应政府号召,组织8户烈军属从事纺麻绳生产,为国家建设做出了贡献。

行至所城大街十字路口,东南角向南不远是原南关小学旧址,西南角的高门大宅是刘凤镳的老宅。再向北走,慢行至北门里中段永发胡同的最里面,路南的一栋房屋便是我家的旧居。它是1952年父亲购买的,原是张家五支张谦初的自家私塾,独门独院。父母去世后,由我小弟继承。小弟于2015年去世了。为迎接兄弟姊妹们到来,弟妹提前收拾了两天卫生,屋里收拾得窗明几净。大家在旧居中缅怀追思故人,并集体留影。凑巧的是,20年前,我们兄弟姊妹们也在这里举行纪念父亲诞辰一

百周年的家庭聚会。抚今追昔,令人不由心潮澎湃,感慨万分。父母已逝,故居便是最好的纪念之地,兄弟姊妹便是最温暖的亲情牵挂。所城里的故居就是我们的根之所在和生命的源泉。

我家北窗外有一个巨大的碾盘,直径2米开外,厚度约有40厘米,也算是一个罕有的物件了。小时候我经常站在上面嬉戏玩耍。那时父亲在碾盘外做了个简易的小栅栏门,里面种满了紫红色的喇叭花和红白两色的粉豆花及夹竹桃。花开之时常看见蝴蝶蜜蜂在上下飞舞,一派宁静安逸的田园景色。

张家五支先人张谦初曾创办过永发木匠铺、碾房和烧锅等民族工业。永发胡同中七个院落的房子皆是他家的产业,而这个大碾盘想必也是他家碾房中的遗物了。如今,这个大碾盘已放上了重新找回来的大碾砣并配装上了支架,恢复了它的本来面貌。

中午,我们兄弟姊妹们在所城里大街东南角的一家餐厅小聚,这里原是张春荣家老宅,四进院落,优雅宁静,茂林修竹,古意盎然。宴会之上欢声笑语不断,兄弟姊妹倾心交谈,共同举杯祝大家身体健康,永远幸福。

二

游玩后回到家中,89岁的姐姐虽然感到身体很累,但余兴未尽。经过和二哥商议,决定再去一次所城里,时间选在5天后,行走路线决定先从基督教堂开始。当天,我推着姐姐的轮椅来到基督教堂大门前时,二哥及妹妹已在此等候了。

基督教堂一楼左侧曾是烟台爱光小学旧址,姐姐和二哥均在此上过学。走进曾经的教室一看,除了桌椅不是原物,一切皆是老样子。熟悉的场景令人倍感亲切。84岁的哥哥高兴得像个孩子,不停地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嘴里不住地喃喃自语,感慨万千。我们兄弟姊妹在基督教堂前集体留了个影。

接着,二哥取出一张自己手绘的图纸,是我家位于基督教堂下方的老宅房屋平面

布置图。1924年爷爷经过多年奋斗,集资在现基督教堂下面盖了24间房子。房子分为三进院落排列,临街的是一个大红铁门。据父亲讲,基督教堂是在我家老宅盖好后的两三年落成的。二哥给我们详细讲解了老宅中房屋的结构布局和家人生活场景,真是一个幸福和睦的大家庭。当年基督教堂落成后,母亲经常带着姐姐去做礼拜。

我推着姐姐的轮椅,一行四人径直奔向所城西门。循着路径游遍了所城南门里的大街小巷后,又逛了城隍庙,向北来到了张家祠堂大门前,恰巧遇到了张氏谱书最近一次修谱的主笔人杨红岩先生,他热情地把我们让进祠堂中参观。

张家祠堂大门上方悬挂着“张氏宗祠”四个大字,遒劲有力,熠熠生辉。大殿正门上方悬挂着“孝思堂”三个大字,庄重典雅,俱是张德政老师的墨宝,而大殿正门的门柱镶嵌着由张春树老师撰写、张德政老师书写的楹联,上联“威镇奇山三千里勇忠安国”,下联“德昭史册六百年慈孝齐家”。进入大殿,正上方悬挂的牌匾是“笃礼忠义”四个大字,两边廊柱上的楹联,上联“依奇山望北海念吾先祖立德立功绵延世泽长存”;下联“有典赓续箕裘可绍登高殿入享堂咨而后昆有则”。此联是张广育老师撰写,刘铭伟老师书写的隶书。劲道俊俏,古拙典雅。古老的祠堂经过整修和装点,又焕发出勃勃生机。

祠堂西南屋是以前放置祭祀物品和皇帝诏书的地方。如今杨红岩、张春刚等人正伏案对新续修的张氏谱书做最后的逐一校对。奇山的张氏老谱书初修于清乾隆40年(1775),经清道光17年(1837)和清同治3年(1864)重修,修成于1911年,迄今已逾110年。2019年6月族人组成修谱编委会,并特邀五支二十世张春蓉之子杨红岩执笔主修续谱事宜。在海内外广大张氏宗亲的支持和积极参与以及全体续谱小组成员的努力下,历时四年的第五次续修奇山所城张氏谱书工作即将结束。目前《张氏谱书》已编辑完成,最后的校对正在有序进行,即将付梓。

诗歌港

星期天

刘继晏

以前,
我只有一个星期天
即使星期天也不得闲
现在我有七个星期天
一周都悠闲
享受着无忧的阳光和空气
因为我已退休荣归家园

七个星期天太多了
我想给警察同志一天
他们为了国家
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日夜奋战
都没有陪家人的时间

再给白衣天使们一天
治病救人是他们的职责
在病毒面前
临危不惧
没有白天没有黑夜
他们该多休息一天

我想给环卫工人一天
为了市民有一个干净的生活环境
为了美化城市
他们披星戴月
辛苦在马路边

想给上学的孩子一天
沉重的学习压力
让他们失去了很多童年的快乐
休息一天
在广场上、草坪上
自由地玩耍嬉戏
永远都有灿烂的笑容

再给辛勤的老师一天
他们在三尺讲台上耕耘
将多少栋梁之材
送上祖国建设的第一线
辛苦了,老师
感谢您的奉献

月光

杨晓奕

母亲有了工作
把所有日子漂白
再付工钱
晚上在晾衣绳上
挂上一个个白床单
带着肥皂的清香
夜不会太长
用它喂养的孩子
长得快
我们沉睡的梦中
母亲浣洗床单的水声
交错和揉搓
把肥皂一点点用完
把水洗得更干净透明
直到母亲带着鼾声入眠
床单控干了水
更接近太阳了

时雨遐思

惟耕

清晨,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慵懒地醒来。雨打清梦,雨落成涛,都会让我心生快慰。

站立窗前,一幅巨大的立体画作,呈现于渺渺雨雾之中。远处的大基山、云峰山,在苍茫的云雾中若隐若现。近处楼宇间,被雨水刚刚洗濯过的芙蓉树、银杏和造型别致的金叶女贞,从深绿、浅绿,到黄绿,各自不同的叶色,让画面极富层次感。各种车辆在雨中穿梭,车后溅起的水雾,亦有一种缥缈朦胧的美。

相比于昨天,气温一下子下降了好几度。闺女出门与同学相约,不得不穿上厚一点的外套,抵御这冰凉的寒意。我去送她,她说:“往年这时候,早就穿上短袖衣服过夏天了。”

我始终不知道关于暮春的最后一场雨,该赋予它一个怎样的称呼。不同的季节,雨都有属于每个季节的名字,譬如春雨、秋雨。根据每天不同的时间段,亦有朝雨、暮雨或夜雨之分。甚至在浩瀚的古

诗文中,那些文人墨客也给予它甘霖、银索、瑞露等众多美得动人的雅称。

从车窗往外望去,一簇初开的月季花前,一对颇为时尚的年轻人,举着花伞,在雨中拍照。艳丽的色彩,朝气蓬勃的微笑,就是这个季节最美的影像,浓缩在手机里那一帧帧美好的记忆里。

曾几何时,一样的雨季,我也像他们一样地奔跑,一样地欢唱,一样地开怀畅饮。如今,没有了年轻时的豪情,不会傻傻地冲进雨中仰天呐喊,梦想的脚步却一刻也没有停留。就像屋檐下的那一串串水泡,起了,破了,破了,再起。

办完自己的事,顺道去接闺女,她们的活动还未结束。趁着雨小,我停好车,从车上下来,也充分体验一下这场姗姗来迟的雨,感受一下雨中这个不肯离去的春天。

谁都想留住春天,草木也不例外。几朵迟开的木兰花,在抚动的枝叶间时隐时现。红叶石楠,不改初衷,始终如火如荼

地散发着不尽的激情,就如同它的外号“火焰红”一样。甬道的石缝处,一株只有四五片细叶的野苦菜,顽强地探出几朵耐人寻味的花,像缩小版的向日葵,在依旧醉人的雨露中娇艳欲滴。

在一株葱郁的榆树下,我若无其事地凝视着雨中往来行走的人们。年长的大多打着伞,穿着雨鞋,也有年轻的大男孩,像极了小时候的我,舞动着手臂,任凭风吹雨淋。他们身后的脚印,或大或小,或深或浅,皆是一样的斑驳陆离。在短暂地改变着流水的状态之后,水流又复归宁静,没有丝毫波澜。

我想起那个曾经在雨中奔跑的男孩,有时候又略带忧郁慢慢行走在雨中,享受雨水带来的欢畅淋漓的快感。那就是自己,一个曾偶尔憎恨雨,但更多时候是喜欢、是钟爱、是与之肌肤相亲的天真少年。戴着草帽,仍有清凉的雨丝,落到嘴里,飘进鼻中,甜丝丝的,一如青年年少时的味道。